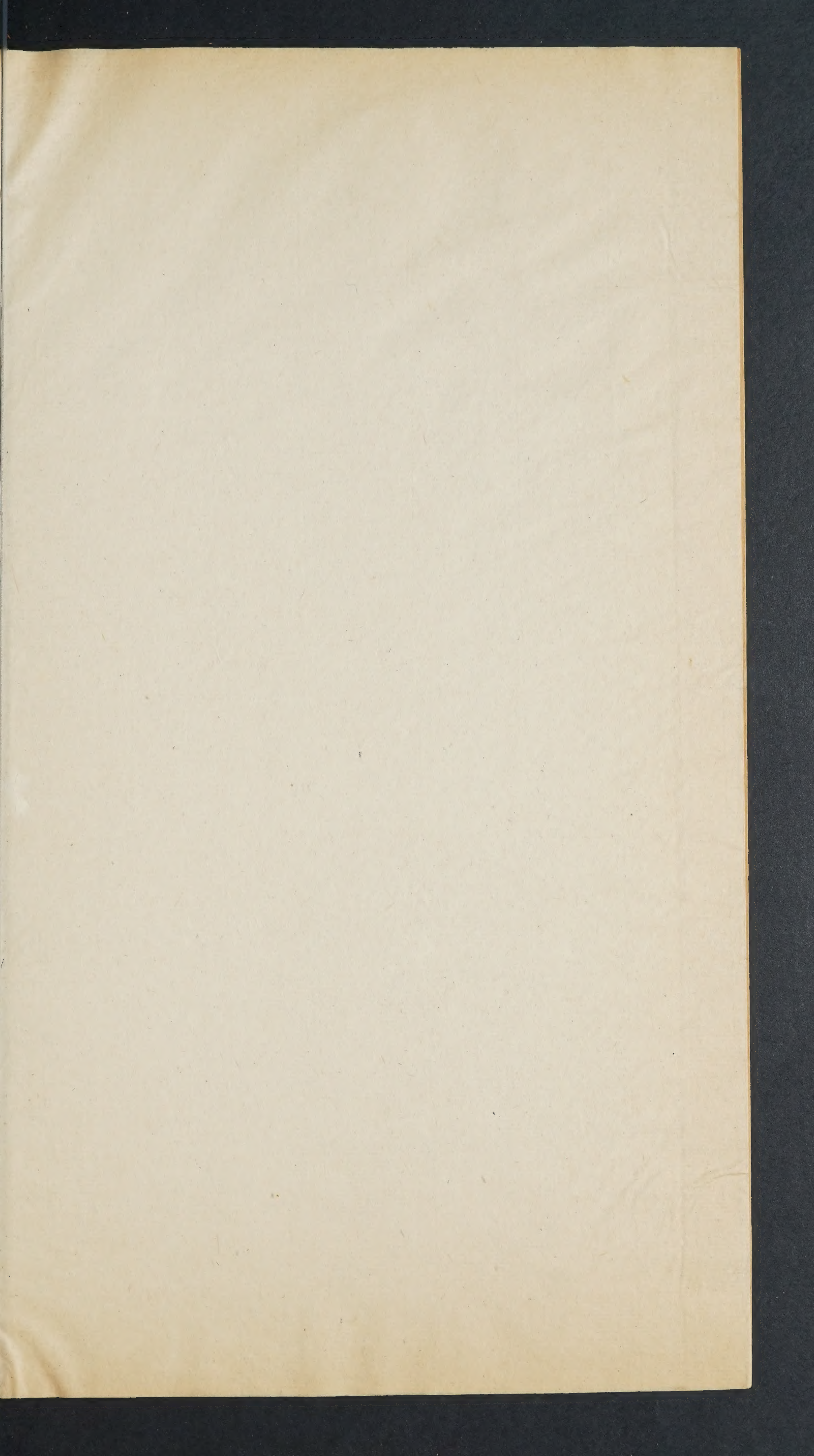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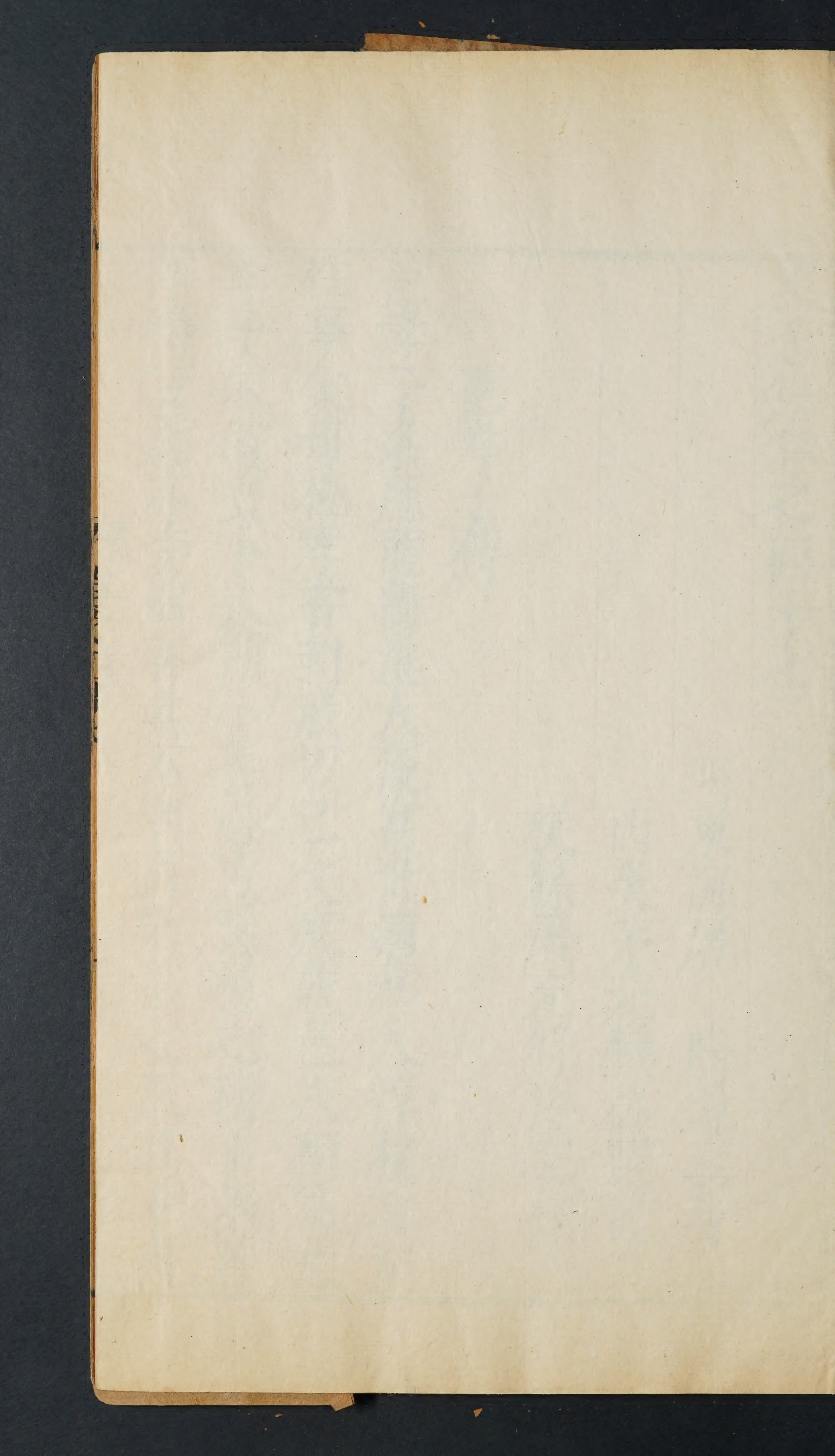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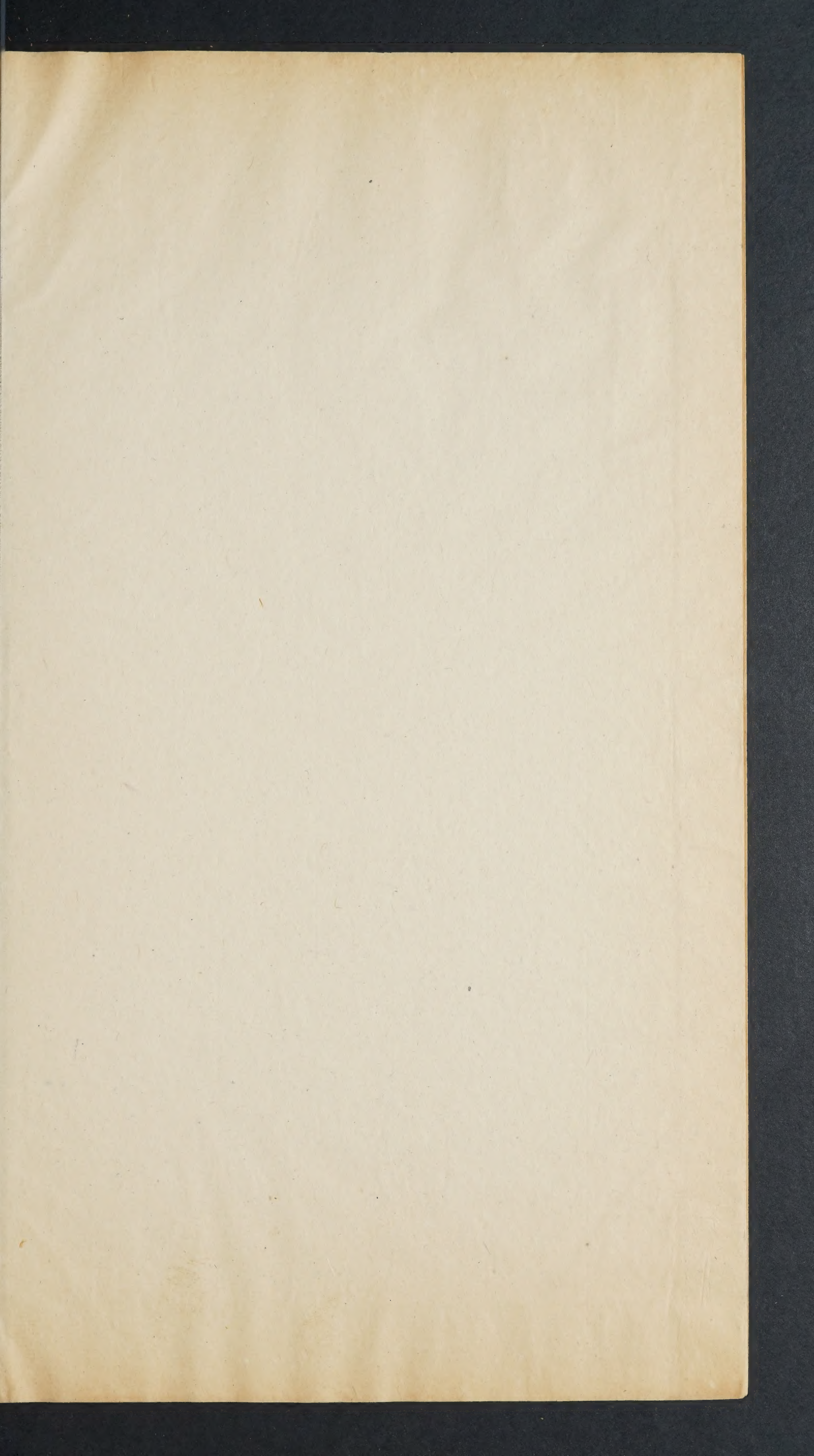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四十七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充符泠玄校

范孝子傳

范孝子名應龍蘭溪人流寓青浦爲人淳樸有至性事父母極孝嘗刲股以已父疾故邑人稱爲范孝子家貧賣卜人所卜善必力慫慂之所卜不善即得吉繇亦委曲言其不利有君平之風日卜得

錙米若干奇取足供昕夕餘盡以賑給邑中窶者長齋奉道卜罷閉簾日跽佛前經聲朗朗出戶外邑人無問老稚女子咸知范孝子善士也濵涬子今青浦聞其爲人而好之會其歸葬父蘭溪以白金壹兩米一石助喪孝子受而不報謝後嘗召之卜濵涬子畧去部民分殊禮遇之以果餚遺其毋而手書爲善最樂四大字顏其卜肆對邑人士民每舉孝子爲勸爲人得如范孝子可矣一日孝子走南海謁大士普陀渡甬江道經濵涬子家逕入

中庭望空搏顙罷而趍出不自通應門者言之家
兄急物色之不得後濵滓子將上計先以家還孝
子送之日則同舟人挽舟夜則託宿鷄首隨路行
乞業巳數百里老毋聞而將出金錢勞之輒遁去
及濵滓子入朝孝子又送之北濵滓子如婁東謁
辭　曇陽大師恬憺觀夜跏趺　師龕前至三鼓
時吏民俱儆境籟閒然濵滓子起步中庭見月下
微有一人影跡之則孝子也濵滓子駴曰夜深矣
汝不就邸舍而猶裴徊於此者何孝子曰親至雪

濵滓子曰某雖貧何至爲汝憂若此當某居長安
時誠無以給饘粥今一旦罷官爲諸公所憐競捐
金助裝幸不至餧于道路無煩賢者然不敢不受
其金也孝子就坐無一語第孺子泣雨涕不止時
宋西寧世恩余大令翔黄孝廉之璧金文學學孟
適在感孝子誠無不爲淒然泣數行下知黄生高
才能文章日長跽其前乞黄生代草一疏且擊登
聞鼓叫閶闔屢爲濵滓子所捍而止諸君咸愛孝
子爲人挈之入燕京數日孝子旣不能草疏則日

叩長安貴人馬控寃又長號於　闕門之下幾爲緹卒所得知者扶之而去滇涬子始與約同舟南下臨發求之則不可得蓋不欲以口腹累貧吏而偷安其身復以行乞扶伏歸矣及滇涬子舟抵廣陵則孝子業行還家復自其家北迎滇涬子廣陵舟中一見即又告去苦留之不可得前後贈之橐金固辭不受途中有知孝子故憐而賑之者一無所受廣陵船頭伏而泣別感慟百千人云蓋竊計孝子往返徒步萬餘里方絕食高郵病還遂可以已

數日即奮而北走北走數千里甫抵家可以已氣息未定復自其家北迎濵涬子廣陵此時即留舟中同渡楊子而南亦何不可而復固請徒步去士堅心苦行一至是哉雖古至人之蹈呂梁穿巨石何以加焉嗟乎士大夫慕義無窮名垂史冊者何限然或有所爲孝子奚爲焉是上　帝所賓也

上壽母太夫人九十序

吾母太夫人今年春秋九十高矣世稱身都將相家累烏石紆朱拖紫吹笙擊鐘在在不乏而詰其堂上有九十壽母乎未必有也即某雖布衣窮巷負米滫瀡於人子心有大愉快焉且也某之母侃母也陶侃少孤貧賓客過之母截髮爲具剉薦以秣馬士行賴以延譽功伐茂明令千秋而下爲母于者悽惻感動某髫時授書歸自塾舍太夫人親剪葵莧作糜飼某及某起家爲令廉而勤每退食

朝太夫人必問曰兒子今日所平反寃獄幾何所
賑恤無告幾何所爲黔首興利剔蠹幾何有之則
色喜加餐不則愀然不懌當在由拳某好道稟教
曇陽僊師南北翕翕大禍叵測太夫人爲弗聞也
者官成敗有數世之足以敗官者寧獨耽玄好道
邪誠以此絓吏議去所欣欣焉比某入爲蘭省郎
郎俸薄貧甚腰下僅一銀帶銷以佐朝夕而某遊
道日廣四方客常滿座太夫人與婦拮居爲供帳
意良渠時時不給則歎曰吾兒爲吏廉貧以廉

故夫復何憂後某爲怨家謡詠事起誣罔縉紳交
啌搤擊攘臂車塞巷屨盈戶而太夫人第嘻笑自
若及削籍去國交遊祖道風雪黯澹僕馬顛頓太
夫人則曰兒子無以去國芥蔕哉若負此官雖榮
猶醜如其無罪卽去何傷吾老矣行辭朔野氷雹
皸瘃而就江以南風日駘宕竹坪桃塢瓜畦豆棚
胡不樂哉某之歸就宅西闢園半畝雜植芍藥辛
夷決明鑿一池若研段畜文魚　栽芙容而跨
池架小樓其上某日與婦楊奉太夫人板輿婆娑

齋閣供大士曇雲師諸仙佛像日夕焚香頂禮罷各
就蒲團跏趺瞑息臧獲化之倏然龎居士家風云
蓋某東歸之五年是爲太夫人九十先是太夫人
病肺頗頓某延師理藥外日向如來天帝前搏顙
乞哀方五鼓跽中庭母夢天人以五色華蓋覆體
少選家設齋醮太祝口累禱華蓋星居某心異之
而太夫人病遂起強飯矣嘉平月三之日爲太夫
人生朝諸子姓聚族而謀稱觴堂下而以某忝竊
能言之科屬某爲一言奉以上壽某惟仙言長生

偈言無生夫長生猶有生無生則無滅均之跳出
陰陽不受陶鑄者矣太夫人數十年來念珠不去
手菩提不去心清淨蓮臺近在眉睫而某則雅慕
玄修皈心禪悅泥洹羽化咸所服膺誠使摩尼現
光黃輿結鼎如來聖師懸吾母子之久在淪轉而
下筏引手焉昔為伲母其究也為蘇眈之母何幸
如之某蹇拙不能諧俗取世資所謂身都將相家
纍烏石紆朱拖紫吹笙擊鐘者上報母恩而第令
他日得采雲霞為母裳擷沆瀣為母糧飾勝鬘為

母妝爲母御飈輪驂鶴乘禮釋迦拜大士朝金母謁元君逍遙玉京遊戲珠林誠若是卽今日雖布衣窮巷負米滫瀡何恨於是諸子姓躍然起曰太哉吾子之壽其母也人徒欲得世間之花誥紫泥光榮其親而子乃欲得龍藏金言太霄瑯書以爲親壽也雖其語閎廓迂誕亦有致哉卽未至之聆其言蕭蕭冷冷排空騎氣固似與人世凡母子自有別矣

與陸與繩司空

東山遂起海內相賀偘偘黃髮故當終究厥用道民靜中細觀天地升降之幾陰陽消長之會要可鏡其大都六合間茍有一大事必生一巨人以擔當之注厝擘畫世界攸賴非常之原固非常人所辯道民竊計方今天生明公所爲世道有二大事聖人既遠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互相排詆宗周孔者矯張虛僞而踐履疎脫皈西教者馳騁乾慧而性地轉迷在世出世茫無指歸世尠真儒亦罕真

佛無眞儒故上理不登無眞佛故了義不徹學人憒憒何從得榜樣明公踐蹈矩矱佩服仁義亦既羽翼六經標幟先民乃又研鹿苑之精旨傳曹溪之心印以興教振宗爲任以度僧造塔爲功以利濟普度爲願以慈悲平等爲義而使叢林沙門如衆流之歸鉅海縉紳後學如傾葵之向大明煩苛躁競者望闇而銷鎔調曲淹汙者瞻容而顧化所爲世道大事此其一也我　高皇帝蕩羯胡之羶穢廓寓縣之氛霾拓土開基奠安黔首豐功偉德

麗厚矣以故二三百餘年來皇輿有泰山之安
生靈有春臺之樂自古國家承平郅隆蓋未有盛
於今日者乃邇來時當久泰人狃治安道民竊覬
閹寺漸橫內寵漸張黠虜漸驕邊防漸弛將士軟
庸宗室失所士大夫惟顧身家而罔念公事閭閻
小民日崇婬侈而不守檢防理有盛而必衰物無
成而不壞天下之隱憂正在今日方今大小臣僚
絕營肥之心懷忠篤之慮者能有幾人天生明公
爲國砥柱逮事三朝以身任天下事知無不爲懷

忠柔直諤諤蹇蹇始而袁州父子頗恣則每事裁抑袁州近者江陵驕橫則每事匡救江陵國有難事人人斂迹以退避而明公獨挺身以當之國有大寃人人箝口以自保而明公獨奮臂以拯之進人之賢而其人莫知所從進解人之難而其人莫知所從解藉令當今之世微明公其誰為大臣奉公憂國之楷模乎所為世道大事此其一也嗟嗟天下承平久矣乃頃年以來四方災異無日不聞南北歲事不登飢傷滿路海上去秋大潦為告入春

雲雨連綿二月米穀湧貴菜麥萎死四野新草尚
爲糧艮家牽子婦而行乞老弱塡乎溝壑強梁習
爲椎埋今甫仲春業已暵敷若此入夏以後當不
知更作何狀矣道民聞之吳越無不被災之國豈
惟吳越赤縣神州多有之恐天下從此有事矣嘗
令所倚以爲長城非明公而誰益以菩提心作豪
傑事諸凡所以康濟蒼生奠安　宗社者不可不
深計而熟慮也道民束髮以雕虫一技成虛名於
海內海內皮相之流往往以文墨豎儒目之又見

古來文士多坐疎狂輕俠遠聽遙度意道民故當是一狂生而不知道民乃不甚然亦嘗究心當世之務往爾爲令揮汗皺坼勞費不辭砥行潔身毖飾惟謹思欲勉樹尺寸以酬生平諸所居晝慮幾鋒刀一割之用業亦頗有物色之者矣顧爲仇家齕齮放廢于時乃便絕念破甑揮手掛冠研討無生之理兼求不死之方瞥爾出塵飄然度世道民免矣天下事可勿復掛諸胸懷矣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介推云身既隱矣焉用文之道民既

以避身物外即攬結雲霞采擷芝术調心鍊法匿景弢光故是道民今日事乃復吹呶焉以尸祝代庖以藿食而謀肉食不亦過乎雖然漆室女子猶然憂魯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衰道民雖不肖嘗食君祿廁人臣顧安得便高枕坦腹弁髦當世邪假令天下從此有事物外野夫求爲高枕坦腹胡可得而佪翔審眘當今必可與語求其閎鉅碩大負當世之望而又爲道民生平知已無如明公者故願與明公一吐胸中憂懣必自見其感慨急

知已耳請從此投筆卷舌矣道民進不得爲畱侯鄴侯退不失安期圖南天下事賴有公在道民何憂焉惟是念公春秋不早矣沙門瓶公來問知明公起居神氣尚王更願益講爕調之學以延社稷蒼生之身百凡可佐公家緩急可爲生靈請命者幸事事畱念所謂身任天下知無不爲者明公之心也道民伏在下風敬竢嘉譽蒙委作阿育王舍利殿檀越寠人不能爲財施惟草募疏[illegible]善緣必効犬馬耳元美公遂出亦世道一助不[illegible]其於淨業無妨否

與王元美司馬

東山累召遂出矣昔異人懶殘相李鄴侯於嵩山預知其十年宰相張垂崖欲就華山處士入道處士曰時方賴公救火一代偉人受天之命必應出而經營四方究所未竟即取巨石以塞門結煙霞以封戶猶將爲人弋出處栖未穩有道者故自已壽知之先生才葢百代名滿四海年逾六旬官登九列以英雄起手以神仙結局受度聖師力踐大道方且絕萬緣於人外結一茅於山中持戒律於

覺皇焚筆研於大士紫綬去身黃冠在首伊蒲作
供軍持爲侶明心禪觀煉氣中黄幻迹泡空世情
灰冷矣不謂天意有歸人緣未斷安車再至玄纁
累加溷我煙蘿妨我松桂往被召命公心如石固
常抗表力辭鑿坯掩戶道民亦詣書力沮先生無
出先生深領其言方且謂一丘一壑隱計成矣何
圖詔旨累下殭縶幽人熏穴搜山迫而令出昔梁
武禮聘陶通明通明畫兩牛一牛散水草一牛著
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駈之武帝見而笑曰此人

欲學披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遂舍之夫曳尾一
作徵命遂停咨事山中成其高尚都水所以卒了
道華陽怡雲聽松若當時必強而迫之通明雖欲
石隱恐不可得先生隱志堅矣向道篤矣數辭屢
召終以出山實朝廷張彌天之網豈謂先生鴻飛
尚未冥耶嗟嗟道人即煉性死心欛柄在手猶須
積三千八百功行圓滿然後罪消福長書名上清
故僕以爲煉性死心則在位不如蒲團累行積功
則蒲團不如在位雖然煉性而不以事性猶未煉

死心而不對境心猶未死紛擾者反眞大修行人所藉以了道成功之地故尚父范蠡留侯東方文饒長源稚圭玄英諸公皆登三事之榮建萬世之策歸根大道占籍列仙仕宦之不妨成道也如此願先生此去以公忠慈恕處事以清虛澹寂宅心計安社稷救寧黔首推轂賢才湔雪寃滯獎恬抑躁崇正絀邪摧折強禦哀憐無告上合天心下孚人情時回靈光念在般若即蒞事服官顧或反賢於蒲團上功課耳方今氣運迍衰四方多眚南北

洊饑流殍相望入春來我海上霪雨三月米穀踴
貴杼柚盡空城市連袂而行乞鄉野枕籍而塡渠
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傷哉元元楚毒至矣今先生
在事何以拯之幸勉作良圖燕居深念積累功德
無逾此時矣陸五臺司寇有一片菩提心爲國爲
民至性肫切先生須與事事商量道民雖一介文
墨小生往爾爲牧宰上奉三尺下惠萬姓實胼胝
皸皴髮膚不愛悲飾周防嚬笑不苟此先生所耳
所目之而仇家攟摭忌者乘之必欲文致成就我

爲浮薄文士而後已先生知我乃亦云相如故勝
井丹無乃亦投杼於三至邪嗚呼藉手仇人吾知
免矣弋者不至矣鴻飛可冥矣庸詎知失馬非福
乎去秋道民得遇方外異人授金液玉液口訣更
得餌先天上藥行之頗有効又遇衡岳金仙翁授
玄關一竅初機後手乃知兪君所聞姝草草而因
以爲利益非其人矣去年走宛陵哭沈君典墓罷
赴汪司馬白岳之招歲暮乃東擬今春如婁上訪
先生以頊所聞與相印可而前茅且出矣業在仕

路便非野夫所宜往遂爾次且不前敬修尺書道
此縷縷遙望金陵一衣帶水悵矣神飛張東泌大
司馬季子孺愿灑落翩翩佳公子也向風慕義願
爲執鞭幸先生物色之不悉

為韓魏事先生以自況不悉

司馬季午醞藉灑落翩翩佳公子也向風慕羡眞

北攜綠篷望金陵一衣帶水衆矣論兵東坡大

與馮開之

去年大潦歲饑不登入春連雨三月來麥俱萎死斗米一錢有奇海錯亦并踴貴並海民人十室九饑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雉鷄於梁畢命河伯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囷廩厚積深藏日嗇索高價風景慘苦言之使人酸鼻弟家僅有穀數十鍾諸兄諸姊及諸子姓中表家枵腹而人待哺日相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飢無窮一老姊

以病暫歸歸臥數日即數日餒矣急以餔米餉之
而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
誓與衆生分苦惱計已無復之富家獨擁饒裕坐
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若
處鍼氈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獨不念五濁衆生
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餒死悉
過去之富貴而慳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剎那轉
盻之間溘焉銷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鑿鑿如此
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而足則

亦無如之何矣若使富貴家盡好慈悲盡行施捨
以衆富濟衆貧何憂百姓飢餒奈何必不能然所
以業深而根隕因在而果成展轉反覆以積此轆
轤之劫也夫上帝主張劫世者帝豈好造是劫以
楚毒衆生哉皆衆生之惡業自取之不能逃也弟
身旣隱矣遯於人外乃復以人世疾苦罣諸胸懷
累伏累起妨我淨業漆室憂嫠不恤緯足下得
無笑其私憂過計耶雖然東教以如傷爲愛西方
以平等爲慈學道人卽息景蒲團那得便秦越衆

生了不關念假令一朝而低離板蕩道人雖攜妻孥鷄犬入山谷猶恐邏者熏而出之寧得晏然偃臥長松脩竹之下乎弟項者深欲渡江與足下相見圖裹糧同如京口訪聶仙翁於烏衣乃去年聶翁云日下丹房未就秋以爲期而饑殍滿路道里頗艱故不敢輕出遣使往候仙翁便訊足下足下適者起居何似六時行道當遂精進幸示其狀虞長孺醇白是我輩人須與朝夕繆仲仁辯才無碍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言

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何如入夏恐未免
絕糧當告急足下足下囷有餘自粲幸不惜運西
江之水

輕得失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患得患失無所不
至也患得失則躁以躁心臨民民弗堪命患得失
則妒毀人之成幸人之敗落井而下之石患得失
則賊顧巳之小利害而罔恤百姓之大痛甚則以
人之生命而立巳之功名患得失則恇怯事勢之

來畏首畏尾下何賴乎朝夕之所營營者徒爲一身一家之圖而不爲宗社生靈千百年之計故曰不可與事君若其更甚焉者余尚不暇論也故事君人者得失苟輕雖有過亦小矣

上城隍疏

疏上城隍之神爲乞轉達天曹誅奸殫惡以彰神理以警人心事隆竊見曇陽仙師秉貞守節學道修眞獲濟度于聖師蚤修成乎大道丹霞紫氣列眞導以上昇白日青天萬姓瞻其冲舉可謂證聖超凡朗徹心行蹈道秉理明白去來者矣是以聞風而葷食者清齋慕道而穢行者持戒崇奉已盈震旦擬誠無間賢愚隆最冥頑亦知信向當其作吏吳會時好道甚誠慕師甚切無朝無暮無寒無

署雖政事倥偬簿書鞅掌而心目在茲羹牆如見
者常若一日也緣以積久精誠果蒙師眞垂慇自
奉訓敕之旨益切皈依之志逮傾言之朋興慮大
禍之叵測誠得從師與黨雖具五刑亦何辭爲道
受災即瀕九死以無恐以求道而蹈大川之險
累至滅頂甘心因叩師而夢千神劍之誅亦嘗引
頸就戮盖螻蟻微誠懇切若此此神明所照知也
邇年以來心不無離合行不無醇疵時時敬畏而
神情稍怠出入乎仙凡之間事事操持而檢點或

踈交戰於天人之介幽獨知愼衆善雖力奉行結習難除罪過尚或不免然信仙佛之必有念神理之難逃行一善則歡欣安泰儼然香花幢蓋已現其前犯一罪則戰汗驚慙凛若雷霆斧刃兵立隨其後此反之自心而甚明質之神天而可鑒者柰何濁世之衆生多愆末刼之迷人難悟往往不信仙師不敬神明以善惡報應爲謬言以天堂地獄爲妄作縱情觸慾逞凶行奸乃有捏造惡語汚衊曇師若明州妖民樓熄者公然肆謗而不休敢爲譸

張而無忌流播遠近煽惑庸愚闡提之惡不悛波旬之勢日盛使善根不固者無主而易於灰心惡習久深者有託而愈以肆志是隆之所爲銜冤搤掔而不平者也夫孔子大聖人也有武叔之毀釋伽大如來也有調達之謗造物量大至人德宏視讚毀于無心忘寃親於平等以故惡人之造謗衆生之作業每受報於死後而遁罪於生前衆生之業乃其自取之而至人固不急急於報復爲也然隆竊以爲此時末世之人心極矣大慢人之謗蔑師

眞又極矣此而不顯行誅討明章報應惡人何懲
善類何勸而仙道神理不幾於泯滅乎奸民自作
大業何損曇師曇師泡影空花聽人一笑于雲霄
之上而已宜不屑屑與衆生校計乃神明之奉天
行法者不可不亟誅顯罰也何以故世人方以仙
佛爲必無以修行爲可笑惟知逞匈臆快心意崇
嗜慾作奸慝多生結習歷刧迷情徃而不返牢莫
可破千百年以來乃有空谷跫音若曇師之證道
成果者方作世界津梁人天眼目皈依輿起於是

焉賴而横被妖民惡人妄肆口語而遠近縉紳布衣靡然響應而和之如此而不亟誅顯罰是尚有神理乎後來者誰復敢談修行學道乎何以故世道衰微人心多詐即如談修行學道往往欺人誑世贋而不眞爲衆人藉口至使人以修行學道爲諱近日有一曇師教本人倫功先實行去來明白心行皭然業爲世人信向皈依而妖民一旦造閧極之謗衆人遂同附和之聲曇師不眞天下豈復有眞仙佛哉大道奈何不爲天下裂也故隆愚無

識竊以爲此必當急誅顯罰也誠非獨爲惡此一
奸民也亦非急急欲爲化人辯雪也盖大道之興
廢人心之迷悟所關係於此世界不淺小耳夫造
物量大至人德宏隆不肖亦知之顧今此世與往
昔不同今奸民之汚衊有道與往時之謗道者不
同敢於汚衊師是敢於衊神理誠不可不討也神
理之賞罰勸懲有死後果報有現前花報果報者
多花報者少死後之報茫昧而難明現前之報顯
赫而可畏世人之所以敢於造惡而無忌者正以

古來窮凶極惡之人多不蒙亟誅顯罰耳以樓人之敢於汚衊曇師至此之極隨聲而和者不足復論少有良心善根者無不日夜望神理立誅之以爲快此寧獨隆一人之心哉誠得大彰天討之威速示謗道之報使天下人曉然知仙佛之果有曇師之果眞神理之昭明報應之如響卽此一事推之何善弗賞何惡弗罰何事無報何物能免從此而洗心滌慮改行從善其有裨於世道又豈小也夫饑寒疾疫刀兵水火降災世人不乏雷霆霹靂

誑亞罪惡亦恒有何惜此一奸民而不以勸懲震
且人心乎雷霆轟轟常下擊人往往加於田野愚
夫而未盡及於獟獪檮杌今世之田野愚夫或前
世之獟獪檮杌雷霆擊人多治人宿生之罪然罪
闕再世人迷陰隔其理甚神其理稍晦不惟旁人
不知之即彼人亦不自知也故現世顯報不可無
也蠢茲妖民天日之下公然開口汚衊師眞毀謗
大道長惡人之膽喪善類之氣塞修行之路滋萬
世之惑此神人之所共忿天律之所不赦也此而

不殛更殛何人乎則上天亦何用此雷霆爲也且隆與此人非有仇也年來盖持戒不殺生蟲肖翹之屬而故必欲殺此人乎隆誠不肖素行誠有過然何嘗敢有一時刻不敬神理不信報應乎如其不敬不信則願與此人同殛也且隆秉性最疎宅心甚平於人間世可憂可喜可怒可忿之事不甚著於胷中常以恩待仇以怨報德人之謗讟不肖者浮雲處之未嘗芥蔕獨于曇師一節關係不淺義激於衷誓不與奸人同戴履切念賞善罰惡神

明實司之則於此一節似不容付之罔聞當今賞
罰之大孰有過於此一事者臣意天曹雷部之神
聞之必且投袂而起迅不及掩耳大彰天討大快
人心人之望也亦神之職也有此下情自分塵土
庸劣小臣不敢竟干天聽特起虔誠草具奏疏伏
乞本府城隍大神鑒隆愚悃爲隆轉達天曹速將
妖民樓熄或付雷部或死惡疾大彰天討顯示神
威以爲作奸謗道者之戒使天下之人曉然知省
惕然知畏去惡遷善修行持戒惟恐後時萬民幸

甚小臣幸甚此事甚大神愼毋格不以聞退縮隱
蔽責有所歸干冒威嚴不勝戰栗隕越之至爲此
具疏請乞轉達天曹施行謹疏

守藏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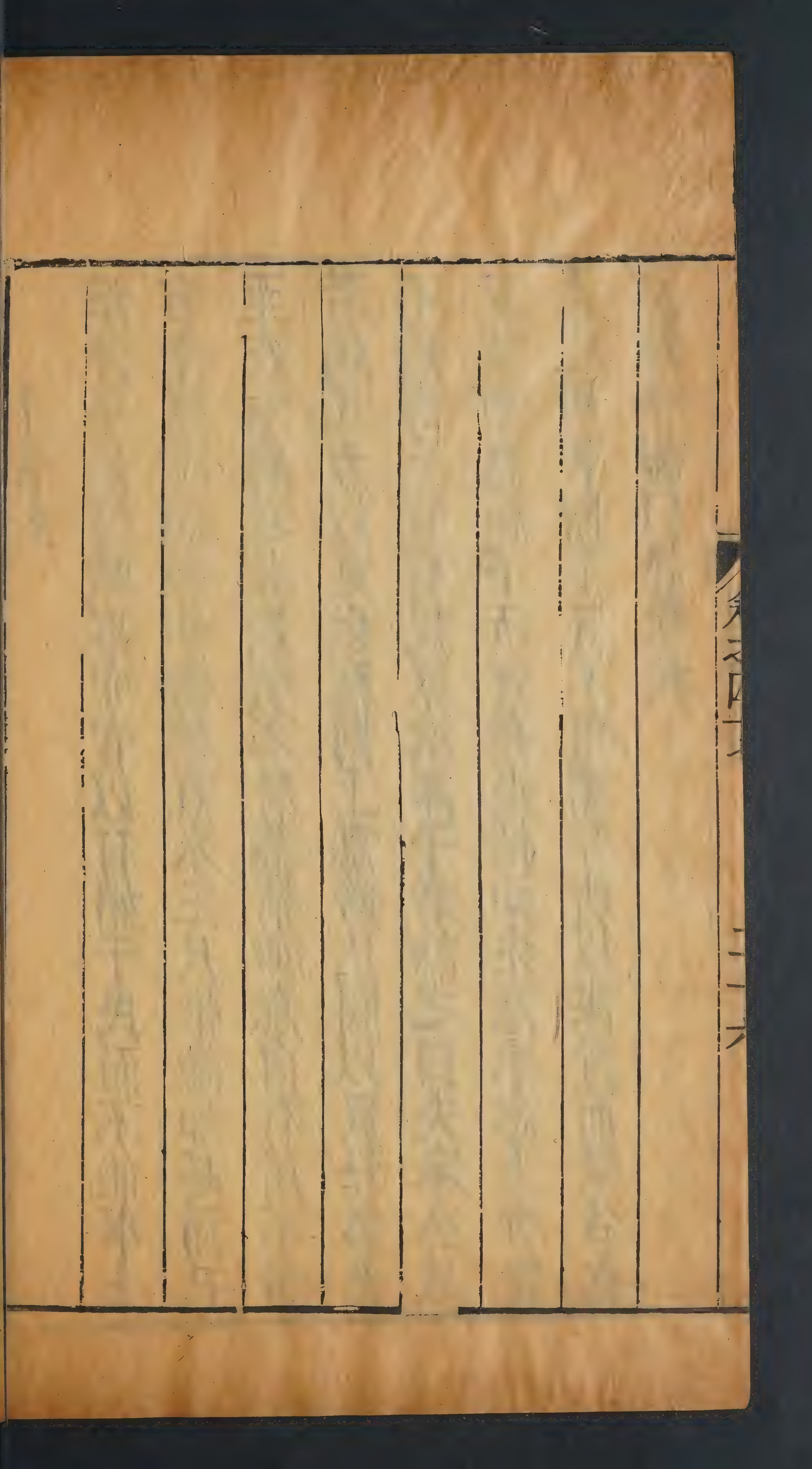
守藏吏錢光煥者愚朴無識滇漟子初至光煥與故守藏吏交盤錢糧故吏狡欺之光煥茫然滇漟子駭曰汝守藏吏事干官錢身家所係不小今爲故吏所賣而茫然不知何以自免汝惷愚若是而敢爲守藏吏者何也曰某實不慧家有薄產官槃而令承是役爾明日滇漟子使人往淮問河凍否光煥進曰不凍某嘗涉之問汝涉河時幾月曰入月滇漟子大笑曰以若人而守藏邪自是每事必

指示之如童子師之訓童子焉光煥亦兢兢奉法
惟謹其母病將死光煥以守藏故不得歸問疾不
敢告日夜私泣目盡瘇滇滓子問知之私召之曰
汝所以不得蹔歸者以官錢故也錢實對識吾爲
汝藏之臥内而汝蹔歸問母疾來吾且一一稱驗
付汝汝無所慮踈虞而又得歸一伸至情滇滓子
之委曲悃疑類如此迄滇滓子去賴光煥不損一
錢無累害愁苦孰謂愚非福乎

上官對

滇滓子知盡職事守官以自媚于民而不能事上官急簿書期會仰體德意奉三尺惟謹如是而已至左右將迎非强項不屑盇精神意向有所不到若竭民力以克供應阿上意飭巳闕以買聲名尤不忍焉上官有親厚滇滓子者諭之曰夫奉公滅私共勤惠和下所賢奔走精神先意承志上所賢上之所否即下賢不得聞非所以謀身而榮名也

滇滓子謝曰謹受教



辭諸生

滇滓子居青浦青浦士民相率詣中丞臺御史臺訴日邑累歲災疲積苦苛政幸屠令來活我民屬當大水後民窮盜且起而上計期逼屠令去民不復可聊生願從使君留屠令無入覲幸得以水災爲解時華亭宋侍御致政家居乃督府公之座主先生也邑士民又詣宋侍御乞書於督府侍御未識滇滓子而業以士民請爲貽書焉諸生持侍御及督府公報音來曰青浦士民有天幸得請於上

官徽諷滇滓子曰修辭于侍御稱謝滇滓子曰三載上計臣之職也某知奉職而已士民以爲某無罪議留字我民此民之情某何敢與知而謝侍御爲卒不謝侍御使者請見辭之日見而不勞非人情勞之傷爲令體無相見也

青浦風俗

青浦者故松江西鄙土瘠民貧多四方無賴居其間俗囂甚故令以墨敗民益偷令之敗也百姓什百羣聚譟詈而奪其橐裝胥隸白日攫錢閭閻畏如蛇虎除目到親識咸貽書相唁也曰青浦非人所居逋逃之藪奈何令爲滇滓予自潁行至滁陽報青浦吏卒來迎則數十人皆鮮衣文履傲然行步舒徐羅列馬首明日自逆旅發僅可數人日中皆不見頹上故吏卒負擔涉氷雪困甚青浦吏卒

睨之掉臂去不顧及入境蕭然篝火不具詰朝坐
堂上譁然蟻擁每差一卒各自以親識呼其名稍
有利則延頸爭得之其小勞苦不便者連呼不應
或指其人則怒視而去滇俸子方夜燕客報某監
司且至差一卒往偵辭曰夜行無火不可以出座
客聞之無不大笑異命往偵監司者率不往偵即
其家高臥而出門探監司至則卒入白監司至矣
羣吏人人持牒候縣官意嘗之內責令而外以陷
民民亦黠而善駕空健訟風俗如此可畏哉滇俸

子秉至公絕不以私利干其下亦不以權譎相尚有欺罔則察之而尤務寬仁持大體居半歲吏民之黠者盡逃出境滇滓子甫抵官邑里簫條今稱稍殷茂矣彭欽之曰吾望氣而知青浦之治也往舟泊河下不移時而羣鬭者四起今經歲無之明府甫至禁吏卒不得擾百姓錢今雖導之百姓不與矣夫百姓以錢爲命而顧樂與吏卒哉



其

心經

卷十七

元夕記遊

青浦僻陋民纖嗇故不識歲時元夕舊無張燈百姓爲滇滓子張燈十五夜滇滓子衣道袍冠氊冠以二童子自隨出遊甫出縣門父老子弟擁千數追隨華燈簇簇爛於星月童子傳呼除道滇滓子止之曰無呼童穉多倚門伐皷吹簫爲驩滇滓子至門輒止滇滓子謂童子第鼓吹勿爲止百姓乃不復知爲縣官將鄉先生錢太守以赴縣鄉飲入城滇滓子信步訪之旅舍錢公留小酌出蔬核楚

楚濵滓子問曰先生今年壽幾何太守曰八十有
四濵滓子曰先生年高而形彊神王如此者何術
而得之公曰老夫何術之有老夫以一貧字易得
寧馨年紀平生祇是無悶蔬食飲水久而安之時
或不繼亦怡然濵滓子歎曰是乃先生之所以壽
也夫無悶之義至矣此義苟得何所不可爲錢公
曰老夫八十年來未嘗見此地有此風景花燈接
天老幼塞塗老夫晚歲之幸也適明府且至老夫
口占得一詩云一入花封地珠燈燦玉樓偶逢仙

令座疑宿古揚州酒數行又呈一詩其略云漿人
酒人俱倚戶燈下聚視吾父母兒童竹馬導前行
一任吹笙弄擊鼓曾聞仙令能飛舄余幸暮年來
作客太史占星云浦城化作丹砂勾漏國酒罷起
同行街衢錢公步履如飛良久別去滇漳子曰邑
不幸去年被災而民得不流離歲時風景猶如此
聊書之以識喜



張元弼

龔士鳳者上海人妻金氏肥而醜有婢頗媚好士鳳私焉金氏妬悍反目如仇士鳳他出金氏賣其婢士鳳歸求之不得益仇金氏矣温州張元弼者士鳳父贅婿也父死元弼與士鳳議歛具不合言語相抵親族勸解是夜與金氏復搆臥內從昏至暮夜士鳳持斧金氏持刀相殺金氏不勝傷而奔入姑室元弼起講解士鳳誤斫元弼一斧傷額乃入房自縊死金氏聞變惶遽則思士鳳先嘗與元

弼有言遂大喊元弼殺夫及士鳳僵尸房中金氏
恨未已以刀割其陰而翌日告元弼殺夫主者誤
聽金氏之言又以元弼頷有傷也遂坐元弼而釋
金氏不問獄成上臺使者使者駁行濵涬子覆按
之濵涬子訊金氏曰元弼與爾夫平生有宿仇乎
曰無之翁死之日元弼與吾夫取一法書夫已與
之矣是夜元弼使酒而復罵吾夫以成此大禍濵
涬子曰元弼與士鳳既素無大仇止以取法書一
節業已與之矣元弼何所深望而復罵以至於此

丈夫相殺斷無割陰之理割陰者婦人則爲之丈夫不爲也元弼與士鳳日中解散則亦已矣汝在臥內元弼安得黃昏入汝之房與汝夫罵至五更而後操刀也殺汝夫者汝也非元弼也訊金氏之伯乘雲及婢僕親屬俱吐實金氏遂伏法而元弼出矣

出矣

伯秉雲又埤侯親屬俱吐實金氏遂依法而元爾

[illegible]

溟涬子初釋褐居京師杜門不出未嘗懷一刺造
人亦不作詩文自衒鬻同年伍君惟忠客死溟涬
子憐而爲文哭之爲諸公見有物色溟涬子者焉
開之一日見訪溟涬子時小恙臥不起開之直入
臥內溟涬子臥而與之言開之殊博雅造次語合
溟涬子起坐榻上瞿然曰卿可人博雅哉其言淸
雅有致始僕與足下數遇對面而失之開之見溟
涬子之意向亦喜談至夜分乃別去曰吾且去詰

朝復來自茲無日不見過入門下馬輒脫衣解帶
飯脫粟竟日夕晤對而友人沈箕仲周元孚于子
冲徐茂吴沈君典李惟寅王恒叔孫以德丁右武
芉應浦沈少卿陸敬承陳伯符亦時時來京師逆
旅中有小軒種茂樹一章滇涬子與四三君偃息
其下或相與論詩文或討玄理不及世務或竟日
無言而相對嗒然滇涬子傾囊市酒脯佐驩不給
數君卽遞相助之自以爲適不復問門外事初茀
時與諸同年庭謁冡宰方庭謁而心猶搆思一文

至步履顛錯舊制吏部堂上之規矩最嚴衆咸駭之及館選同諸君赴内閣庭謁相公亦以搆思文義稍失禮同年又笑焉將赴考之先一日友人或謂滇滓子曰夫物未有無因而至者以子之才稍自降抑附人何所不至既幸登一第順風而呼此丈夫取功名之會也前事不必復言今就館選足下之才自是玉堂品格然不可無所結託矣滇滓子謝曰某惟無所託是以至此平居既不善納交及當功名之會而後執虎子親人不亦左乎我生

不有命何爲自若及就試果見遺滇涬子怡然安焉友人又有謂滇涬子者曰子今又不得與茲選且爲令矣令將奈何滇涬子曰某不才不堪爲令然吉士亦豈不才所堪第安之耳一日晤一貴公子張君亦同年進士君典言滇涬子于君曰此即所謂屠長卿氏也君與揖殷勤見顧良厚謂滇涬子曰足下文名滿長安諸君以得足下單言片紙爲榮獨弟不得覓娓滇涬子曰敬請教退而繕寫詩若文數首使蒼頭奴遺之閱數日會於座主先

生所君復謂曰日見示隹篇佳甚第恨其少可得稍請益乎滇滓子曰且復謀所以就教矣退而復繕寫數首使前蒼頭奴遺焉君謂奴曰語爾主我且過訪無勞爾主見過恐不便少選君至滇滓子出見勞苦滇滓子曰卿佳人有才若是何忍令奔走外吏爲時君典適在座曰業已定無及良久别去滇滓子竟無所報謝乃君亦不以奇禮相求也禮闈總裁兩公但隨諸同年庭見公所未嘗一及私第兩先生至今未識滇滓子之面也若滇滓子

亦可謂拙宦矣哉

辨劫盜

有朱某者訟於監司行縣詞云有子載米經某村爲村民張正張環等所掠而繫之崇遠寺寺僧走報得釋滇滓子曰汝何以釋其人荅曰央隣人具狀領回滇滓子曰凡盜行劫必去其閭里而掠於他所以滅迹也焉有父子親戚同處閭巷同過客而顯掠之而又械繫之乎大盜掠汝子汝且呼衆人執盜不然鳴於官焉事具領問寺僧何以走報僧曰是夜渠舟過某村盜拔張氏田苗張氏執而

繫之寺某與朱故親識故報之其人曰僧爲張氏地故云耳濵涬子曰僧爲張氏地何爲報爾其人爭不已濵涬子獨訊其子曰汝米何自得之曰載豬而貨之易米爾豬幾何重如干觔易米如干遂問其父錯愕不知所出諸言狀與子詞牴牾不合遂伏其辜

謝巨室

邑有巨室某子甲者使人私說滇㳫子曰某雖家食遥執國柄能造明府命者某也幸與交驩明府曲培巨室體貌某能爲明府進取地滇㳫子曰某不肖濫竽民社寄競競奉三尺惟謹寧敢交驩巨室植私黨而蔑公法進取有數託巨室以徼幸某不願也數以非法相干拒之頗嚴某遂大憾所以中之監司者不遺餘力一中丞一御史欲剡薦寘㳫子屢爲所担而止滇㳫子受巨室陵轢者四年

甘心不悔云

凍卒

有監司過潁時天寒大雪數卒饑凍將絕滇滓子聞之馳騎送絮衣燎火活之監司以卒路旁奔走不力明日下檄命盡解諸役滇滓子俱放免焉而獨往待罪監司特原之



自下撥令盡派吉矣

盡可守

王元美先生

古之王祥德掩其言今之元美言掩其德王祥不在能言之科間與談論理致淸遠是德掩其言也元美作秇苑巵言鞭韃千古掊擊當代筆挾秋霜舌掉電光天下士大夫讀其文章想其手釆遠聽逢度必以爲輕俊薄夫而不知其爲人殊長者識無所不綜而量無所不包寬仁愛人盛德之聲滿里閈而或不盡聞於薄海內外是言掩其德也

鴻苞集卷之四十七終

鳩茲集卷之四十八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珍聘之校

恤囚

頴上故令祝君失獄重囚陳遵王盤以無辜係累親黨交遊數十人溟涬子至而盡釋之吏請曰本以此曹致遵而釋之無乃不可乎溟涬子曰彼不顧妻子又何顧焉此曹即盡老死獄中遵必不來

枉殺無辜吏曰是皆遵平日踪跡厚客者故繫之曰昔厚今不厚矣平時握手一去掉臂彼囚寧復念故人哉曰此曹知遵踪跡溟涬子曰昔知遵踪跡今不知矣彼得漏網此被拘囚猛獸率彼曠野能復回盻檻猿自通消息哉吾心以他法擒遵不賴此曹矣

汪璠

求盜許曰朱臣趙巖等得刼賊十數人邑承考之成獄矣以上濵滓子濵滓子讞之中有汪璠吳應元稱寃覘其人頗閑雅其二婦亦楚楚良家子也濵滓子訊汪璠曰爾何許人作何生計璠曰某句餘人遊吳會二十年于茲始作冶工家積微貲廼棄業冶業販繒絮二十年勤苦累幾千金訊吳應元曰某上海書吏也女弟即嫁汪璠濵滓子曰凡盜必家貧亡賴汪璠吳應元皆有生業積厚產不

當為盜許曰朱臣輩色殊倉皇前曰此兩人不為
盜安得贓狼籍如此者且吾輩寧敢濡染無辜以
干明府法此兩人實盜明府義不得活爭之若仇
讐庭陳贓仗衣飾五色爛然召失者識之他盜贓
俱有識獨無識汪璠吳應元者濵滓子曰盜贓寧
無一識者乎求盜復前曰當時未到爾濵滓子愈
疑之曰汝輩不過求盜爾何與讞獄且此兩人非
與爾有讐出入在我爾何知焉而固爭之者何也
曰明府平反此兩人吾輩慮後有言不得不爭知

明府不以法假盜滇滓子問盜首李桂曰爾爲盜
死則其分也而又令良民與爾同死冤氣不通于
天乎九京有知爾將柰何桂色動叩頭曰中實有
冤吾既死盜而又令無辜與某同死罪大惡極地
下將何歸然則冤爲誰桂又叩頭曰汪璠吳應元
實冤也然則爾何以染之桂曰始以讐故爾求盜
又前曰桂染此兩人實盜汪璠良富以貲許桂桂
利其貲二三爾滇滓子曰此盜情有之羣盜默然
良久獨璠應元稱冤不已聲淚俱下二婦亦極哀

濵涬子曰辨此特易易爾他無論卽以衣裳辨之五色襬襬夥矣令盜諸家得之長短參差寧能齊乎召二婦左右立各以衣裳令試衣衣數十襲長短大小無不中體二婦且衣且泣悲動左右濵涬子盡召吏卒諭之曰夫人出十指修短不能齊令盜諸家衣寧能一一中體卽一一中體兩家婦寧皆然是自置非盜也璠前曰某衣裳某縫人所置也某簪珥步搖諸金器某工所置也某故物某人所質錢也一一可覆安得盜乎濵涬子立命釋三

木下外牢退而疑之此兩人當夜死獄中矣𢘿詣獄取問之汪璠叩頭流血曰某實有千金求盜利吾財且貪其婦色嫉李桂舉而陷之私具某五刑貲盡入許曰諸人槖中家人饋饘路截之令餓數日矣璠且死獄中即婦其婦也濵涬子夜令人密擒諸求盜少選卒縛許曰諸人來不考而伏即盡得其贓是夜曰等見事𢘿謀殺璠應元挐二婦而遁未行就擒稍遲則此兩人作犴狴寃鬼矣吁嗟乎傷哉求盜如此讞獄者柰何不敬慎哉

王錦

陳天表無子養張學子爲子即冒陳姓名繼良天表死妻金氏寡居復養姚氏女嫁之矣有王錦者家貧無行賣與天表家爲奴好飲傳使氣爲金氏所逐一日誘繼良于路曰主死老寡婦　無能爲今汝爲吾子姚氏爲汝婦告天表與金氏奪吾子而賣其婦吾必厚給汝汝且有婦繼良不從曰吾安能妄父他人而得妻且義不背主毋錦曰若主與若父諸識者皆不在矣吾告汝汝且柰何遂訟

于官錦撫繼良泣曰吾止生爾一人爲陳氏横奪
繼良曰小人父張學非錦也姚氏者小人義姊非
妻也錦曰孺子爲金氏甘言所誘不認其父是蔑
天理也滇洋子曰誠非子也安可妄認誠子也安
得不認其父此必有一詐大非人情矣錦曰孺子
悖逆不仁某坐虛分死繼良曰某誠錦子而不認
父者顧縣首稟街顧錦實主毋逐奴素習刁無行
安得父問故知識無一在者滇洋子曰吾必辨此
命瀝血不合錦猶辭不伏廼呼繼良屏風後問曰

汝體寧有殘疾瘡瘢乎曰都無滇滓子出笑曰若
此甚易適勘繼良下體可志者多矣既爲爾子爾
寧能不知乎錫卽對曰識之孺子股有大瘡瘢可
正也滇滓子命去衣無瘡瘢滇滓子曰爾今伏乎
錫猶辭不伏滇滓子曰是既爾子爾娶誰氏女生
此曰娶劉氏生之子死矣爾子年今幾何曰十九
歲爾今年幾何曰四十一爾婦幾何曰四十爾幾
歲生是子錫窮急籌不得漫曰某年三十生是子
滇滓子以指數之大笑曰爾子年十九爾年四十

有一爾三十一生是子然則是子才十歲邪迺叩頭伏罪

書記欺詐

滇滓子初到官書記朱謙一日令守門者傳一帖入固封上書封還文稾啓椷則自陳催徵法語也滇滓子疑之不發數日吏民投牒百數人跽庭下謙忽前低語曰取鎖鑰開後衙門放薪水滇滓子庭折之曰夫取鎖鑰開後衙門放薪水者守門隷事也汝何與焉徃汝未嘗有此請今當吏民投牒而故請者招權也低語者惑衆也立命出之後訪之謙果在外揚言使君深託心腹無言不入吁細

人之姦誠不可不察哉

辨姦

華亭民楊慶與楊雲俱爲楊勲家奴慶與妻高氏同居高氏歸寧慶夜往迎之行至曠野爲賊所殺勲訟之官問高氏與雲有姦爲慶所知積成仇恨高氏謀欲殺慶以快所私雲因而乘夜殺慶後覆審者駁之曰高氏委與雲姦日久慶在日安得不言楊勲家衆亦多何無一人知者事向未露而一旦欲以雲戶論姦謀安知非雲之妄攀乎既殺其夫又陷其婦不大寃枉乎改議謀財自是獄積十

六年不决府檄滇涬子鞫之問楊雲雲曰雲含寃
十六年矣今始見天日雲與慶同爲楊勳家奴同
居相善也非有深讎宿恨何爲擅與此心且昏夜
殺人誰則知之雲之死皆楊勳爲之也雲妻王氏
有美色勳私焉乘慶之死陷雲于法而奪雲妻所
謂高氏之姦謀財之事皆勳言之郎滿冠霎簞皆
勳家物也奴安得有此不然獄成之後高氏何不
領此二物而勳領之也告人衛淳楊勳及雲妻王
氏死且骨朽木拱矣而雲獨存宜見今日也問同

傳楊名及高氏王氏果美乎皆對曰頗美聞王氏與楊勲私乎曰雲獄成後王氏向居勲室中私安能知之滇滓子疑焉又問高氏滿冠雲篦汝家物乎曰夫夜懷而迎妾爲賊所得妾不知也滇滓子曰汝家有此二首餙汝嘗用此何爲不知曰原係妾家物其夜夫携來不知也滇滓子駁之曰汝有此二首餙何不戴而歸寧光彩母家何爲置之于夫家而今夫夜携取禍也曰此二物實借家主楊勲者言語前後頗支離翼日復取高氏訊之曰殺

汝夫者竟誰也高氏曰楊雲利夫財謀于曠野當
復何言命取雲來再問之高氏見雲乃不敢堅執
曰昏夜殺人于曠野妾安能知之也滇洋于援筆
曰高氏昨言語支離色動神怖已屬可疑今自言
則擠雲以殺夫見雲則不復堅執高氏委與雲私
楊慶之死以姦謀非以財謀也考雲雲遂承曰雲
果與高氏姦雲死高氏安得獨生高氏極稱寃不
服滇洋子密令置几後堂幕一童子于几下而召
高氏居其中滇洋子謬稱曰汝二人第居此吾

且詣城隍廟而問之神語畢命鎖戶而出高氏遂
牽雲衣曰楊二郎何無情若是汝毋送監司鞫吾
未嘗不痛汝哭也雖汝孺子亦時時思念汝不休
二郎可憐脱我向者爲我忍苦刑數四今更爲我
忍其一我卽脱死而終身願養汝雲曰吾爲汝受
人間之苦刑極矣今安能復忍此哉且乃公難欺
曩可脱今不可脱也高氏連牽雲衣枕之股乞哀
雲恨曰吾徃爲汝忍苦刑汝許終身守我顧我今
汝負心而改嫁他人矣尚復何言濵涬子曰呼几

下童子几下童子一出而二犯心灰舌頭不語獄

成矣

匿名帖子

青浦俗嚚民好投匿名帖子告人過惡濵涬子患之一日有匿名告袁鏡過惡者後書受害人姓名十餘人而不自言其姓名濵涬子得之秘不言明日客使人逮袁鏡到卽命收下獄不告以故而下令曰凡受袁鏡害者速赴告客呼先逮鏡卒問之曰爾逮鏡來下獄外人有向爾問故者乎卒思良久曰他無人獨有馬二者問屠公何以逮袁鏡汝寧知其故否某應之曰第奉命往逮不知其故雖

鏡亦不自知也日下舂又問之卒曰馬二者復來
問如初滇滓子曰馬二者何人曰即邑吏馬文驟
之父也滇滓子曰今安在曰召之當至乃命取鏡
會有一人入告者問之則告袁鏡者也召鏡問曰
馬二者與汝寧有舊讐乎鏡良久曰有之徃年與
鏡相訐二坐贓四十金滇滓子命呼馬文驟而令
逮馬二二即在縣門之外逮者出門即縶二入滇
滓子責之曰汝何以敎兒子告袁鏡而匿名二曰
無之命父子相對作手書文驟手戰落筆閱其書

良是蓋先帖乃工書而僞爲拙筆者問鏡曰此入
告者何人曰此即馬二之妻兄也問文騋不承命
刑之乃曰舅氏遠者滇滓子曰二與鏡怨家教其
子投帖告其罪　來問故者喜其計之得行也已
則不出而别令所親赴告以實其謀也臨書而手
戰落筆者事敗而懼也此帖馬二父子審矣鞫之
不服滇滓子謂文騋曰聖人戒不殺而殺爾年尚
少于法當死吾寧肯以此遂殺爾耶第承之且待
爾以不死爾知吾故不失信文騋遂承之滇滓子

曰即如是無以取信于衆爾且出而展辯謂不得已誣服爾第舉帖中句所以識也文驟曰已忘之矣曰汝第舉後書人姓名又不肯命刑之馬二慝曰某某再刑之曰某某連稱五人皆帖中姓名也濵涬子舉示吏卒曰如何吾初無心殺爾所以必欲致爾者明吾之能得人隱情借爾以警戒來者後犯必死吾不失信扑責而遣之兩家皆叩頭泣謝去明日闔室焚香于頂當門羅拜自是此風遂絕矣

白冤卒

潁上先是有鉅盜陳遵逸獄縣遣三卒往河南追捕有周萬良者故鉅盜窩主也遵弟陳遠及其親屬俱稱遵窩萬良家三卒往新蔡投牒楊令令爲遣追萬良未發而遁乃駕告汝寧府謂卒妄指萬良窩盜詐財汝寧府差人至縣提三卒不發文移往來數四竟不發乃移書潁州道潁州道者汝寧守同年進士也下檄縣發三卒往汝寧聽勘萬良大家廣賄必殺三卒以滅口朝往夕死矣哭訴于

滇洊子滇洊子曰以官爭之必得請而後已自爲文千言白監司　監司命發卒而悉以滇洊子之文轉白于汝寧守去卒還第知復遣不知其自也而哭訴滇洊子又爲文千言白之不及報明日監司出經頴滇洊子進曰日奉明公檄命發卒往汝寧周萬良鉅盜實窩陳遵則有遵弟及親屬之戶供在明公所知也今萬良必欲殺三卒以杜後來明公若遣此卒去就死爾是內折士氣而外爲鉅盜報讐也請以官爭之監司曰爾不知邪吾即發

卒而悉以爾言白汝寧守卒去何傷濆涬子乃謝

曰某實不知如此則賊謀必敗而三人者生還矣

三卒去果得生還萬良顧反得罪



對部使者

部使者行縣謂滇滓子曰吾聞五月淫雨時子親走泥淖中率百姓築圩而捄之青浦以故獨不災以今觀于阡陌禾黍油油然秀也人言良不誣矣滇滓子對曰明公所見者負郭田爾近大道而地形稍高人力又易到故得而捄之其腹裡田地被渰沒者多矣然圩岍之不可無良信同官謂滇滓子曰部使者歸功于君君何自晦也曰吾奉職無状以為民災又何敢隱百姓之疾苦而攘有其功



辭窖錢

滇滓子視河工河上有村民持窖錢數瓶曰其劚土而得此下有巨甕焉金錢第不知幾某恐有後悔敬聞之滇滓子曰第掩之劚土得錢而官取之是以賄示百姓也誨鬬而長貪風或曰此天賜也明府不取公用之他人將取之曰他人亡不可吾弗敢問故終滇滓子之治頡亡盜刼賊過境上不掠去而掠他郡邑云

賑災傷

萬曆十六年夏四月大雨雹傷麥濱涬子捐金易麥以賑被災者吏告濱涬子曰本爲易麥以賑被災今民多富饒不被災而給取公麥蘭明公察之濱涬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彼告急于我我一一察之無乃細乎均吾赤子吾又何擇焉吏請明年責償濱涬子曰貸而責償不如無貸

賑災篇

萬曆十八年夏四月大雨害禹麥宜半千前人全易麥
以賑被災者吏告寬者千日本當其麥以賑被災
今民多富饒不被災而紛取八分麥所明公察之宜
宰予曰昔子可賑以其方被告憂于女少

視河工

滇滓子視河工終工成未嘗鞭箠一卒紛垢百集不作怒罵語于夫長械一戍卒于河上滇滓子容諭之曰夫大工秋毫民力爾當勸以德義風以至情今工甫興而輒械卒衆將解體君械之而某釋之是某樹德而令君任怨也君其舍之



辭父老請修縣治

滇滓子始議築河堤苦無石盡發縣治之石以佐大工工成矣木石乃有餘父老請曰明府發縣治以佐百姓今工成矣而有餘石請更修縣明府車馬所往來道也滇滓子曰吾豈不知有餘石哉方發縣治以倡百姓工成而輒修之是失信于吾民也吾所以不修者爲信義爾夫泥淖亦可車馬父老休矣



張萬良告殺胎

張萬良者陰賊多方與陳萬良有隙召里中少年誘陳萬良於家挟之會其婦孕傷胎即誣萬良率家衆執己而榜之其婦出捄被掠殺胎賄隣證保長及穩母衆證皆曰然滇涬子將信之萬良稱寃不已最後穩母出片紙曰張萬良告悉于妾有此公如不信請以此爲正滇涬子讀之云東村張萬良有婦某氏孕七月爲陳萬良所毆婦出捄被擊胎傷若能活婦與錢百枚滇涬子大笑曰吾幾爲

黠奴所賣此告𢙣于汝廼訟萬良辭也婦胎實自傷將陷萬良於法預爲此貽汝以爲今日地設此謀耳脫婦誠被撾傷胎危𢙣寧暇及此哉一訊而伏

王强

王强者與兄王現有讐誣現兄姦弟婦敎其婦承之滇滓子問婦婦殊無慙色應聲曰然滇滓子曰情果眞彼婦宜羞澁即不畏人寧不少慙其夫耶今慨然面承是不慙其夫也此必有詐問婦汝夫與伯寧有讐乎婦曰有之以爭產故相怨深矣滇滓子遂考之曰汝未嘗與現姦何得妄承誰敎爾爲之婦吐實曰吾夫實對妾言我告現姦汝詣公府第承之良人有命妾安敢不從不知其他强伏



罪

卜寡女

寡婦卜氏無子以伯子陳用賢爲嗣用賢娶婦蕩卜氏產且盡其父復誘用賢挈室歸卜氏訟之則姑汪氏來告寡婦不孝溟涬子謂卜氏曰用賢父誰出曰姑出汝夫誰出曰側室出溟涬子曰然遂遣汪氏而罪用賢父子



王大京

王大京者徽民巨富以財調陳伯萬妻不從訟之差隸卒荆栢同保長提兩家大京賄保長鄉老荆栢稱伯萬毆拒勾攝荆栢塗血散髮而來保長鄉老證之滇滓子察其有寃兩家爭不決滇滓子曰王大京調姦不成陳伯萬毆卒未實兩不問逐出而使人尾之大京與衆人至一空室中納賂荆栢得白金二十銖保長鄉老各十銖保長曰爾以富調良家婦得不坐賴我證也當倍酬尾者就擒之



辨黠囚

滇涬子嚴戢隸卒侵害民人有告者必重治又時導人使告之滇涬子自壽春回宿逆旅晨起有一囚皓首被髮大譟稱寃而入問之則解部使者錄囚也問何寃囚曰某詣按臺會倉押行詐某財百貫不滿夜縛某手足將某死客舍故號訴爾　滇涬子曰卒押汝非與汝有讐亦無所利于汝也何謀之有夫縛囚不得不急汝一夕野逸卒且代死庸得汝寛乎謂詐汝錢百寧有見者乎囚曰彼不

欲人見令某客與之滇滓子曰汝老奸若爾有錢與卒寧肯不令人見杖之而令他卒代焉盖因恠卒拘繫稍嚴怒而誣之謂滇滓子性惡卒賄故耳人情之不可偏也如是

辨僞券

富人有令其子爲僞券告某捕負者其人不伏富人爭辨甚力其人曰是渠子僞爲其手書可辨也追其子試之其子實善書而詐稱左手習書滇涬子急取筆投地令取之其子不覺以右手取之滇涬子大笑曰豈有左手作書而右手取筆者哉械其左手令右手作書初僞戰落筆潦艸滇涬子起立視不得已作楷書甚整則前僞券手筆也



辨錢亨謀

錢亨與李倫交惡謀殺義兒得富以誣倫陸松者干證也亨密使心腹蔣忠以白金二兩許爲倫使與松曰李倫以得富事累足下敬效區區松受之以爲眞倫也亨即揚言曰陸松受李倫賄囑欲誣證人命松懼以錢首發濵滓子遍訊衆人曰蔣忠者何人心腹也僉曰與錢亨密問蔣忠曰若與孰親曰錢亨濵滓子判曰錢亨始則詐爲李倫行財以售其毒終則逼脅陸松發覺以實其謀彼意謂

陸松之受財一發則李倫之毆死成眞立心甚險
爲謀亦巧矣不知李倫如果行財豈有不使自巳
親人而反用錢亨心腹者哉陰謀旣露圖誣可知
勘之蔣忠遂吐實

潘麟

潘麟父鎢坐姜棟人命干証被前令繫獄死麟告姜滔謀鎢姜棟爲錢英所殺鎢繫實病死獄卒有病呈醫生有結狀吏仵驗屍麟虛當反坐滇漳子斷曰潘鎢非重犯祗因干證被繫死獄中子麟抱痛興詞情亦可憫卽告不實法當坐宜以情免以爲人子勸上監司可之滇漳子斷獄止繫重犯其餘輕犯干証無問數十人一訊罷輒放免或召保其聽斷咸以至日卽冗不易期誠慮之矣以故人

雖訟不患苦如無無訟云余觀訟人命者即虛誣了
無實狀而一挂官牘動累經年或遂至枉死即得
白身家已破矣滇洋子患之至之日即百冗必立審
審而得實重囚速正法典而釋牽連無辜若不實
立解免其有疑獄不可卒斷者窮日夜思之罔不
詳愼或置重囚俟再讞則必放免干犯勅令如期
來聽讞不以繫累也又時時禁緝獄卒無虐囚嗟
乎狴牢之中而不用情者烏乎用其情

禁大稱

頓俗稱大白金一銖止稱半銖民甚苦之不能禁滇涬子下令禁之民遵否相半不能禁滇涬子使吏胥人等齎持往市肆貿易遇大稱輙收之民見吏胥人等至卽匿不出於是滇涬子坐堂上令卒往門外呼行人至滇涬子畀以白金齎囑之曰汝第持吾金往市肆　貿易遇平稱置之遇大稱卽取以來汝前往而吾齎令人覘汝後汝無賣吾法其人如法往得大秤輙重治之明日開門復然民

大驚不知所備凡持金錢來易貨者謂縣中使來又或非是謂其非是又或實係縣使大秤終不敢出一時遂禁絕

朱家仕

濵滓子于元旦出候客有童子攀輿泣訴問之曰小人朱家仕也李羽吉者某丈人也父母在日羽吉以女許某父母亡某孤貧丈人見嫌負盟今日元旦往賀歳以杖扑而見逐故愬冤爾召羽吉問之曰此兒父在日實與某有交未嘗許婚也家仕曰故父以金錢行聘有媒氏濵滓子曰媒氏安在家仕曰亦故有兩家親隣知可証也羽吉固辭曰伊父在與某周旋今不幸故此兒不肖日逐市井

無賴唱歌爲遊蕩濵滓子笑曰兒汝婿也若非汝
婿則路人也夫路人卽逐人唱歌爲遊蕩汝何問
焉今爲此言是懵其不肖也不肖所以負也言心
之聲矣爾將就刑乎將不刑而目承乎羽吉曰何
以欺大人爲誠吾婿也吾不敢嫌其孤貧吾婦不
肯爾濵滓子曰爲我謝而婦此子卽孤貧不肖爾
安能負之也爾其收而教之能折節改行且卜日
成禮如其不改爾自于我我且爲爾治之兩人拜
謝去

才與誠合

郡守曾公雅知溟涬子一日從容問曰子昔治潁所擘畫動中肯綮當以何道而致之溟涬子讓不敢曾公問再三溟涬子起對曰古人有言曰才與誠合如某私見竊以爲古人集事不出此兩人者有才善辦者徒以機權御下卽行利物之政而中實無愛人之心人且謂此公欺我不信也人不見信其何事之能爲忠誠懇惻可謂不欺矣而謀之太拙無機權以運之君子亮焉小人玩焉其又何

能爲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夫仁不可無術也仁而無術仁不行矣忠誠懇惻而以機權行之機權所以行吾之忠誠懇惻也孔明與曹孟德同一機權一以行其忠誠一以行其姦利心不同其才一也令尾生孝巳爲孔明之爲鮮以濟矣

催科

濵涬子不善催科徃居頻上頻上糧輕民易辦濵涬子直勸令里正來未嘗敲扑及移青浦青浦隷松江稅糧之重甲天下而青浦者松之西鄙地形低窪潦無所洩而旱無所畜歲常多饑故一唐行鎮民鮮土着多外境流移小民雜居無蓋藏土雜而俗嚚民貧而糧重力既不堪因滋奸僞新邑草創又遭匪人壞亂議者甚畏居其地至比之鬼方濵涬子聞命之後親識書移相勞苦者不絕于道

滇洊子到官一意振刷久之事稍就緒而歲適被
水災民益饑傷租糧不給滇洊子不忍以鞭撻使
其民直寬之完額頗少督府關中胡公數移文切
責滇洊子不爲動且具陳小民災傷痛苦狀甚力
雖不見省荅滇洊子亦安之而識者謂滇洊子曰
朝廷歲額不可不完即年饑民貧勢豈容已古言
催科無害善政子其執愚之滇洊子以爲然稍行
督責每見百姓受刑之狀幾欲棄去印綬矣有司
多以完逋受賞而百姓且體無完膚可慨也哉陽

城倪寬令竟不可行又足爲世道一歎

臺使者

臺使者田公行部至縣時縣中方被水災津吏迓使者河濵取茜細布稍結絲仗而鋪羃涅淖上溟涬子曰下邑荒鄙成其爲簡樸可也結絲而陳羃不成其爲文物也不成其爲文物焉用之命去之一切供應與他客等溟涬子謂同列曰邑貧而鄙而又加以災眚民不堪命其何能盛供帳爲上官驩誠詘於力非敢爲慢也而臺使者殊無芥蔕第

云縣官操輕舸小候至十里許命縣官登舟濱涬子登舟田公與濱涬子登艫而望四郊云人言汝徒步行大雨中親操畚鍤而與民捄田禾今觀汝四郊禾黍油油然綠也果信濱涬子畣曰以公所見皆負郭田臨大河而地形稍高人力易施故有捄其四鄉窵遠而僻在腹裡者低窪瘠薄業化為川原不能捄也田公曰汝知蘇松之為害以水利之不興乎講水利者無慮數十家經營非一朝而無補吳中者何也汝歸訪實條上狀吾且裁焉濱

淳于退而條上狀稱善者久之嗟乎今之奉臺使
者何狀而田公不以爲罪且辭氣溫厚從容下問
也古言休休大臣田公有焉

辨婦謀殺親夫寃狀

上海民周槐年老有少妾王氏而貪王氏與鉄冶
王應龍姦槐不能禁遂立券招之利其資給久之
應龍盡習不復資給槐槐忿摯王氏背應龍去應
龍覺而追之相毆槐遂不得行越一宿槐欲去則
制于龍欲啚則迫于饑寒遂憂憤自盡王氏改適

後槐姪訟之應龍恨王氏不從巳而改適也繆承王氏謀殺槐以繩勒之僞為自盡狀縣坐王氏凌遲應龍亦坐同謀論死上監司轉屬滇涬子讞之滇涬子訊而疑之曰夫姦婦謀本夫者必夫禁制不得逞然後殺之以便所私槐貧老以王氏屬應龍卽槐雖在如亡有矣安所不便而殺之再覈遂得其情

張龍公

滇涍子禱雨張龍公祠下父老請隨俗以巫十數人隨村民極言其靈異也已而遷神露坐羣巫衣畫衣設符水經呪伐鼓坎坎舞刀器自屠跳躍婆娑久之滇涍子察其有詐謂同官曰天降災大矣吾黨以至誠禱天尚懼不格而使妖人竊弄戲侮于明神之前將若之何命左右縛之左右環視不敢動滇涍子自起手縛一巫巫即長跽乞哀左右廼盡縛羣巫滇涍子曰夫明神誕德山川揚靈今

古既不能及時降雨蘇我下民而又從妖人假托玩侮茫然無知夫峩峩金碧焉用神爲滇涬子歸質明而雨三日詣神祠告謝往稍霽歸途大雨羣龍夾舟滇涬子偕同官坐樓船中如漏屋水高起數丈左右及篙師三老盡哭滇涬子曰無恐龍君如以某無他翼而送吾舟爾不然使君自當之衆宜無恙舟顛退數里大雨如倒而不作惡風是以得濟滇涬子曰異哉吾聞張龍公九子盡龍也其以此一答疇昔語邪

高義

廣桑子投劾出阻凍潞河時張肖甫大司馬鎮薊遼心傷廣桑子以無罪去而母老家貧也數遣健兒來視所餉金錢薪米酒脯使者絡繹於道三折東招廣桑子謝不赴則命薊州顧使君以車徒來迎又不赴獻歲臨發如檀州謝別司馬延之衙齋相與浮白轟飲酒酣慷慨髮上指冠欲遣廣桑子出遊邊關廣桑子以老母在舟中辭固遣之曰長鄉歸矣漁釣東海作老布衣顧何年一覩塞上風

景乎今距古北口一帶咫尺而逡巡不往非壯夫也明日具人騎促行以幕中二客從座上忤狂生乘醉大罵廣桑子廣桑子殊不聞而狂生顧反萋非之司馬不聽亦不罪狂生也留三日別去厚為解裝作長歌贈行義形於色而少宰平湖陸公懸廣桑子遺饒持公論甚力為遍號於公卿間以百口保曾參不殺人大金吾麻城劉公日奔走長安諸縉紳夜則攜酒餉廣桑子廣桑子曰當路方有甘心於不佞者得無為公累乎劉公慨然以手摸

其腰間玉帶曰一介武夫爲天子執金吾得此足矣余復何憂時廣桑子將出國門而二子適發痘疾痘不可以風又勢不可待劉公曰君第單騎出門而留眷屬京邸吾當一日三朝太夫人醫藥薪水且時時使人至邸中廣桑子遂單騎飄然出門劉公悉如約不卒負而又時時使人抵潞上存廣桑子先是廣桑子自青浦覲還里中而儀曹之報至居里中半歲不能治北行裝貸於句吳故人秦公子君陽得白金一百五十兩始成行及是

君陽適在長安　命下之夕二鼓君陽叩門哭而入曰嗟乎長卿無罪奈何處長卿太重廣桑子曰重者何曰報罷矣廣桑子笑曰罷爾何云重也又何哭爲君陽無乃非夫邪公子曰吾非哀長卿哀長卿母老而貧無以爲家廣桑子乃謝公子曰不佞爲吏貧而貸於君陽今罷又何能爲償負公子矣君陽正色曰嗟乎君陋矣何償之稱數千里歸安得槖中裝余猶助君更餉廣桑子百金受其半而去而又念廣桑子故家海上無負郭田急爲治

田廬梁溪勸移居焉業以成約以母老尚未往青浦民范孝子應龍聞廣桑子被讒蒲服數千里匄而赴闕求爲廣桑子擊登聞鼓聲寃語在孝子傳中嗟乎廣桑子之去國長安縉紳諸公爲高義者如雲莫可僂指乃司馬公而下數公卓犖奇偉矣不可使此事湮沒無聞故記之千秋而下慕義寒朗高節孔融者使知今代非無古人也

按雲溪友議鄭太穆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鄭書傲倪殊無郡吏之禮其略曰閣下天

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于公覽書都無怪詫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能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遺三尺童子齎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與姑婢通婢端麗精音律姑貧鬻婢於于公于公寵之郊思

蕭無已謀親府署願一見焉婢因寒食請從事家路遇郊柳陰下而垂泣郊贈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柳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座公覩詩促召崔生崔生懇不知所出及見公握郊手曰蕭郎路人便是公作乎何靳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與崔同歸仍為厚其奩送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命作詩送歌妓行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

鵰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三兩聲及至今唱歌乃
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
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已娛樂以此觀之誠可
寘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贐行手書遜謝戎
使君由數事言于公豁達大度英雄之器偉矣自
古都將相立功名者必非偶然令人齷齪瑣細何
足與辯天下事若張肖甫司馬方今鉅人其庶幾
有襄陽之風乎

鴻苞集卷之四十八終



